

面朝
大海

我们赶到海边时，已近薄暮，天依然蓝得纯澈。远远望去，海天相连，浑然无际，仿若一块硕大无朋的蓝宝石镶嵌在柔美的深圳湾。静立沙滩，听椰风树语，看水天一色，恍若置身另一个世界。

这是深圳盐田区的大梅沙海滨公园，位于风光旖旎的南海之滨。正值假日，游客多到人山人海。被警戒线围起来的浅海水域里，飘浮着赤橙黄绿各色泳圈，戏水的人儿有如鲜花朵朵，逐浪而舞，载笑载言。海滩上，更是人头攒动，语笑喧闹。我望向前方熙攘的人流，那里有我心爱的男孩和女孩。海风轻柔，吻过发梢，拂过心海，漾起一圈又一圈清喜的涟漪。

这是我第二次看海。两次都是和儿子一起，只是第一次是我带着他，这次换成他带我。十年前的少年站在沙滩前，面对海浪欢呼雀跃的模样，如今回想，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在海南亚龙湾，当时正巨浪滔天，一向喜水的儿子见了，高兴得小虎牙全都龇开了，也不管我的喊叫阻拦，和同伴一头扎进了海里，眼看着一个滔天白浪卷过，只霎那就不见了他的身影，急得我嗓子都快叫破了。后来才知道，海里其实有一条长长的绳索供人抓扶，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其实不用抓绳子，浪来了，我就跟着它往上跳，那浪头看着吓人，但只要找着了规律，跟着它起落，根本没事！儿子上岸后，说起翻腾叫嚣的海浪，稚气未脱的脸上满是兴奋和激动。

眼前，是又一片海。海浪与记忆中没什么不同，一样是起时汹汹，骤然扑身，一样是退时悄然，散如碎玉。而昔日的少年早已长大，他的身边有了心爱的女孩。面对大海，那张年轻的脸庞仍是满满的雀跃。他和女友手牵着手走向海边，很快就没入水中密集的人群里。

在海里戏水的基本都是年轻人。他们在浪里翻腾搏击，似鱼群戏水，悠然至极。海浪越汹涌，他们越兴奋。年轻，真好！有无穷的活力，有缤纷的梦想，既能面对一切的翻涌不定，更可以无限地接收和吸纳，且欣然，且陶然。

回想儿子当初选择来深圳工作，我心里其实是担忧的，但我没有劝阻。因为我知道，他不再是需要我时时牵扶的稚弱幼苗，他已长成一棵挺拔的树。很多方面，他的成熟度已远远超过了我。这次我们四个家长一起来，订旅馆、找饭店、预定游玩行程，儿子和女友安排得井然有序。这几天，他驾车带着我们穿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虽紧张匆忙，却不乏自信与从容。

对深圳，我的情感是复杂的。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固然不假，但这座城市并不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我总感觉有种说不清的热烈浓稠的气息黏了满身，让人浑身发紧，远不如我在家乡小城的惬意自在。我很清楚，我这具中年身体里的每一根弦，都已被长久的淡然与闲适调成了极为舒缓的节奏，它早就适应不了激昂奔腾的弦律。可儿子显然不是。对他们而言，繁华与高新就是两块极为亮丽的名片，散发着无穷的诱惑。虽然他也知道，这里不仅有鲜花似锦、蓝天白云，更是一个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充满了动荡与不确定的因素，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这人潮汹涌的街头。或许这正是青春赋予了他无与伦比的勇气与激情，足以令他放弃安稳，迎接挑战，就像面对眼前这辽阔无垠的大海，这奔腾喧嚣的海浪。

月亮渐渐地升起，远天近海的颜色愈发深了。园内各色灯光齐齐亮了起来，远处高楼上的虹霓也在闪烁，像极了这座城市热烈而幽深的心跳。沙滩上，依旧人声鼎沸，只是上岸的人越来越多。远远地，我看到那两个熟悉的身影。两人一路蹦跳着，渐行渐近。女孩的长发在晚风中飞扬，修长的身材小鹿般轻盈。她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根烤肠，清丽的脸上笑靥如花绽放。我咬了一口烤肠，真香。

出了园区大门，我们去找车。两个年轻人走在前面，不时回头看看我们。月在中天，星绕其侧。月华兀自皎皎，星光虽零散微茫，却执着地坚守在寥阔的天宇间。忽然觉得，儿子他们就是那些星光，被憧憬被理想推到了这座城市的夜空，虽然一点点也不耀眼，但仍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光芒。

海在身后，越来越远了，但我知道它永远不会停止奔腾与咆哮。此刻，眼前这两个携手向前的身影，正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

白天一场豪雨，一整天无法出门。晚饭后，一看才六点钟出头，想着附近有什么地方值得一去，脑子里快速浮出一幅地图，南京清凉山。

路口叫辆的士，车开得挺快，司机将车拐进一条小道，到了。好一个清凉山，这清凉二字真是绝了。公园的大门有三个拱形圆门，关了两个，只开着左边一个，门口不见一个游客，加上黄昏，雨后，大门后看得见的墨绿色山树，我不禁佩服起前人对此山取名清凉是多么的贴切。

进门来，但见有几位老人坐着纳凉闲话。左边是大名鼎鼎的扫叶楼，却已关门。空气相当好，幽静，加点淡淡的烟岚，有种尘世之外的感觉。我信步走向正前方，发现此路不通，不得已，只好回头过，正跨跨间，发现旁边的山丘中涌出一道很宽的石阶，远远地走下来一个人，便迈步走了上去。

这是一条标准的登山石阶，如果在热点景区，路上一定熙熙攘攘，而现在偌大的清凉山居然只有我一个人。周围就是一幅纯天

雨后登清凉

张凌云

然的风景，无需雕琢，任何人文景观或许反而是一种破坏，带着这种想法，一个人的心境随着山势的增高开始豁然开朗。

石阶到头了，与之交叉的是一条平坦的水泥大道，面前忽然出现大批的人群。原来这是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健身人群，他们踏着轻松的步伐，很是惬意。我听见这样的对话：没想到白天下那么大的雨，下雨好，空气多清新啊。是的，雨后登清凉山，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清凉二字的深意。

现在我总算融入了清凉山的主流人群。我顺着人流，走在宽阔的大道上，却有点兴味索然。右边出现一条小径，于是走了过去。

这条路比刚才的路难走多了。石头不平，中间的缝又没有用水泥填好，有点凹凸，平时应该问题不大，但现在刚下过雨，

鞋踩上去，不停地打滑，随时都有被摔倒的危险。渐渐地却有点兴奋起来，要是太轻松，没点刺激和挑战，纯粹就是散步，就没有一丝探索发现的味道了。

这样想着，就一边盯着脚下的路，一边关注周围的景致。可以说，一路看到的都是清凉山的精华。山岗上，两边是高大的松树和修长的翠竹，密密匝匝地围成森林，中间是小道，没有更多的行人，甚至没有鸟叫，质朴，自然，带着野性，这不像城市中的山，倒更像某处荒郊野岭。

前方的竹子越来越多，一个人这样走着，不禁想起王维的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天色将晚，虽然没有明月，其意境却是何等的相似，令人神往。

在前方更浓更密的竹林里，隐隐约约传来读书声，一瞬间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处仙境，听到了天籁之音。走近点，看到向上有一条岔道，见到一亭子，亭中坐着一对父子，刚才似乎是父亲考了一个问题，而孩子以朗诵的语言把它回答了出来。这在我看来是如此美妙。深山、幽林、修竹、翼亭，目之所及似乎都是超乎尘世的高人，听到的似乎都是莺声燕语。

带着不舍，我开始缓慢往山下折回。步入大道，我被融入锻炼大军，刚才的感觉如恍若隔世。

走到头是驻马坡，据说是武侯驻马的地方。拐回来，走上另一条小道，下山，已走到大街上了，远远地又看见一开始的正门，刚才在门里闲谈的老人还在。清凉山似乎就以这种宁静致远的方式告诉世人，清凉，淡泊而从容，才是人生应有的姿态。

雨后登清凉山，给我留下了无限美好的记忆。

艾香草与端午

费城

农历五月，多好的季节，在一片熹微的晨光中，有人担着大捆艾草进城了。清冽的艾草清香一路绕过街亭，引得路人纷至沓来，手持一束艾草，闻着艾香，心境也变得明净、开朗了许多。

鲜嫩的艾草在晨风中轻摆，细叶上还挂着晶莹的晨露。乡间湿泥沾满卖艾草人的鞋，一切都显得那么清新、馥郁。挑一把鲜嫩的艾草带回家去，插一束在门头驱蚊辟邪，放一束于灶神堂前。这样一来，家中的老人便可安心，总算完成了一年当中一件紧要的事情。

艾蒲悬门，这对住在乡村生活的人来说足轻重。年年如此，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种仪式，在人们的生活中世代相传，一直沿袭至今。

取一束新鲜的艾草，拂去檐头厚积的

尘土。燃一束清新的艾香，便拉近了后人对先人的神思。一串芬芳的粽子，拎在手里走访亲友，如一串灯笼轻摇晃，像是走在江南小镇的青石板路上。临街的路旁，小摊上摆放着一筐筐粽子，买粽的人络绎不绝，旁边的包粽人亦忙得不亦乐乎，油亮的粽叶舞动在指掌间，须臾，一个有棱有角的粽子便跃然手上。吃粽闻粽香，人们在犒劳自己的同时，也寄托了对先贤的思念。

如今，人们生活富裕了，粽子的种类更多了，家常粽子、竹筒粽子等等，超市里的粽子更是五花八门。自己包粽子，配料、扎包、工序繁多，费时费力，甚至不及超市可供选择的口味多。亲朋好友常劝买两个算了，别那么劳神费心年年包啦。母亲却痴心不改，她放不下的我想大概还是

因为在包粽子的过程中，全家老少围坐在一起翘首等待的那份愉悦和惬意。

端午节吃粽子是节日的必须，而划龙舟则是节日的盛大活动。赛龙舟的日子，农会暂且把农事搁一边去，趁此好风好水的好日子，河上龙舟赛的水上运动便现了端倪。龙舟赛相传是为了纪念溺水的屈原。

赛龙舟的日子开始了，在开阔的河道中，万千条赤裸的手臂挥动着桨橹，把一叶窄长的舟划成游龙。大河上下，龙舟竞逐，大河两岸，观者驻足在水岸两旁，敲锣打鼓为各自的船队助威。参与划船的队员火急火燎地摇桨，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龙舟如梭，穿行于明净的流水之中，把人间的喜庆尽情挥洒。

无怪乎，汪曾祺曾这样说道：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

布谷鸟的鸣唱（外一首）

贺红岩

夏天的田野上
摇动着金黄的麦浪
丰收的年景
快慰农人的心

布谷声声
宛如故乡的呼唤
回荡在旷野间
唱响在游子的心中

布谷鸟的啼鸣
仿佛来自天际的音乐
空灵而美妙
敲击人们心中柔软的地方

闪亮的镰刀
收割沉甸甸的麦子
布谷声里
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布谷鸟的鸣唱
绵绵不绝
催促大地的农事
鼓舞人们生活的精神

听一片蛙声

一场夏雨后
到处有了蛙声
东一声西一声
渐渐形成喧天的蛙鸣

乡村的夜
在响亮的蛙声里安静
似乎整个世界
都在蛙声里安睡

蛙声高歌
预示着庄稼的丰收
人们的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人生岁月里
乡村的蛙声
充满了故乡的色彩
蕴藏着家乡的味道

听一片蛙声
犹如熟悉的乡音
游子的心中浓郁了乡愁
眼中噙满泪

南方的夏天

聂青

立夏之后
在南方
太阳像一个逐渐升高的火炉
让在罅隙中生存的我们
渴望一滴甘露的滋润

工地上
灼眼的斑衣很多
方寸之地 立足之源
酷阳下
微微弯起的背
依然熬着
让生命的图腾
在这个夏天绽放

凌晨，一声鸟鸣

黄伟

凌晨，一声鸟鸣，颤动了
半明半暗的心
依枕待旦，时间翻卷
阳光尚未打通窗口，我必须承认一种苍茫
苍茫中，一双翅膀忽现
划过天际的每片羽毛如神赐的旗帜
以柔韧、飘逸的姿态
把最后的星光接引在我的梦境

我偏爱这样的高度：
余音在天边回荡，语言在纸上俯冲
万水千山的包裹中
我们都有一边飞翔，一边啼鸣的相似点

一首诗成为背景，一种孤独充斥世间
我从想象里喊出花开、白云
喊出所有拥抱草尖的露珠
我仿佛有能托起日出的眼神
在虚设的地平线上
曾完成过与一只鸟深长的对视



荷塘晨韵 汤青 摄

和猫说话

陈振林

光看着猫儿，那猫儿，却缩了脖子，不敢乱动了。

因了母亲的习惯，我们家一直养猫，每次只养一只。那些猫全是普通的狸花猫，身上有一道一道的花纹。每只猫，不过三五天，就会和母亲关系变得亲密无间。有的猫儿特别有灵性。母亲正和它说话。猫的面前，是母亲用一只碗为它盛的一团饭，饭上边是两条小鱼。这一天，我们家里买了鱼，母亲将最小的两条给了猫吃。

那些猫们，大多老病而去。每只猫死去时，母亲就觉得像少了一个，她在心里会叹息好几天。

母亲不只和猫说话，也和家里喂养的鸡鸭们说话。清早，母亲打开鸡笼门，说一声：你们出去玩吧。那些鸡们鸭们就伸长脖子抖抖羽毛，走到了禾

场。待到黄昏，母亲就会叫几声回来啦，上笼啦，那些鸡们鸭们就回来了，围着母亲要吃的。母亲不停地将手中的秕谷撒开，力争让每只鸡鸭都能吃到。她的口中也不停地说：吃吧吃吧，让你们吃得饱。

母亲即使是见到只竹鼠，看到它疾行而去的身影，也会笑着说一声：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有人说，喂养小动物的人内心可能孤独。但我细心观察过母亲，她和村里人交谈，和我们交流，内心并不孤独。我觉得，她和那些猫们、鸡们、鸭们说话时，是最真实而无拘束的表达。在母亲眼里，这些猫们，这些鸡们鸭们，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喜欢听母亲和猫说话，听母亲和鸡鸭们唠家常，那是她最幸福的时刻，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表达。

在前方更浓更密的竹林里，隐隐约约传来读书声，一瞬间我怀疑自己是不是身处仙境，听到了天籁之音。走近点，看到向上有一条岔道，见到一亭子，亭中坐着一对父子，刚才似乎是父亲考了一个问题，而孩子以朗诵的语言把它回答了出来。这在我看来是如此美妙。深山、幽林、修竹、翼亭，目之所及似乎都是超乎尘世的高人，听到的似乎都是莺声燕语。

这样想着，就一边盯着脚下的路，一边关注周围的景致。可以说，一路看到的都是清凉山的精华。山岗上，两边是高大的松树和修长的翠竹，密密匝匝地围成森林，中间是小道，没有更多的行人，甚至没有鸟叫，质朴，自然，带着野性，这不像城市中的山，倒更像某处荒郊野岭。

前方的竹子越来越多，一个人这样走着，不禁想起王维的诗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天色将晚，虽然没有明月，其意境却是何等的相似，令人神往。

雨后登清凉山，给我留下了无限美好的记忆。